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五回 野狐鋪正言折王進 大名府巧計救關勝

卻說燕青挑行李的小廝被剪徑的悶棍打死，楊林、盧成將他埋在廟背後。正值金兵經過，前去不得，問酒保，走出小路。到金雞嶺下，聽得雷聲轟激的一般，原來一道瀑布泉，從高峰頂上衝到石潭內，放溜下去，那碎石阻住，水勢激怒，故這般作響。將要上嶺，見大墳塋內兩個人廝打，聽得一個道：「你這沒人倫禽獸，怎麼把瘦子占了！今日又要獨吞這兩擔行李！」那個也罵道：「沒廉恥！甚麼瘦子！白欺占的！自然公用。兩擔行李是我動手的，理該多些。」楊林聽得道：「這兩個說得詭異。」盧成仔細一看，便道：「那個臉上有刀疤的就是打死小廝的。」楊林挺朴刀趕去，大喝道：「你們這兩個毛賊！打死我小廝，在這裡分贓不明，吃我一朴刀！」那兩個見了，放了手便走。一個走得遠的，卻先倒地。楊林把這個砍中，頭顱跌在一邊。那先倒的是燕青放弩箭射中心窩，口吐鮮血而死。那墳塋有座祠堂，楊林推門進去，見行李俱已打開，一個村莊婦人閃在牀背後。楊林扯出，婦人跪下說道：「奴不是那兩個賊人妻子，是城內鄉宦人家看守墳塋的，丈夫名喚井大。因這曠僻去處，並沒有鄰舍，那兩個是弟兄，叫做郎富、郎貴，不知是哪裡人。黑夜趕來把丈夫殺死，輪占了我。這郎貴要與哥哥廝並，今日為這兩擔行李，故此相鬧。」燕青道：「鄉村婦人不知節義，責備不得許多，饒他起來。我且問你。被他欺占幾時了？還有宗族可回去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不上一個月。日間鎖我在屋裡，晚間去剪徑。我有個哥哥在城裡，因兵荒馬亂，幾時不來，若無人構管，自會去尋。」燕青見天色平西，問道：「過這金雞嶺到野狐鋪有多少路？」婦人道：「差不多七八十里。那嶺上虎狼極多，晚了上去不得。」燕青對楊林道：「真是晚了，去不得，且到酒店宿了，明日過嶺罷。」婦人道：「多虧了官人們殺了那賊，與丈夫報仇。我這裡害怕，也住不得，明早去尋哥哥。官人們就在這裡宿了，這兩個是獵戶出身，有醜臘野味在此。」燕青笑道：「我們也不是好人，你要仔細。」婦人道：「看來是斯文君子，不比這兩個賊頭賊腦的。」燕青道：「他把我小廝打殺了，搶這兩擔行李。因大路上金兵經過，抄出小路，卻償了小廝的命，可見天理昭彰。」叫盧成把兩個死屍拖過。燕青、楊林玩那瀑布泉，多時回來，婦人整備了兩瓶燒刀子，幾品筍、兔、野雞之類。吃飽了，把草柴鋪在飼堂內，將被窩打開，睡了一夜。天明婦人又整頓早飯吃過，楊林道：「今日我要挑這行李了。」婦人拜謝。

燕青三人上了金雞嶺，遠望大路上金兵還未過完，看了一回，急急下嶺，到野狐鋪，已是申牌時分。楊林一看，說道：「前日來時，鬧嚷嚷是個大市井。想經著兵火，一家店房也沒有。今夜到哪裡安歇？」只見市內結一個營寨，有五六百人把守。楊林、燕青是金朝服色，一隊兵趕來，鷹拿燕搶的來捉。楊林便要動手，燕青搖頭道：「不可。去見將官，自有分辨。」三個被扯至中軍，見一員老將坐在上面。燕青看時：

頭戴金紵額藍緞包巾，身穿龍吞肩綠綢戰襖。腰繫九連環挺帶，腳踏三接雲鞋。蒼白髮髯，還賽黃忠老將；渥丹顏色，常同伍相忠心。

那老將軍升帳，兩邊擺列刀斧手，甚是威嚴。中軍官稟道：「拿得三個奸細在此，聽候發落。」老將喝問道：「這等大膽，敢來做奸細！」燕青道：「不是奸細，是被難的良民。」那老將大怒，案上一拍道：「若是金朝人還可恕，說是百姓，其實難容！推出轅門斬訖報來。」刀斧手便來扭拽，燕青全無懼色，說道：「我們不怕死的，要殺便殺！只是你說得不明白，怎麼百姓倒容不得？」老將笑道：「金兵是本國人，自然要遵制度。若是大宋的百姓，受列聖惠養之恩，不思報效，一見金兵，便爭先投順，改換服色，反去挾制鄉民，你說該殺不該殺？」燕青也笑道：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朝廷設兵以衛民，若敵國犯境，忠良壯士當揮鞭禦疆場，使百姓安堵，才是道理。那驕兵惰帥，平日受了大俸大祿，畏敵如虎，不敢一矢相加，以致京都失陷，二帝蒙塵。建旆擁纛的元戎倒戈歸順。比如老將軍算有忠心，猶能建立宋朝旗號。然僅逍遙河上，逗留不進，坐視君父之難，只算得五十步笑百步。這幾個細民，如何拗得過！老將軍見了難民，還該矜恤，反要加刑，豈不是責人則明，恕己則昏了！」老將見說得有理，沒有半個字回答，便道：「且慢，我且問你，是哪裡人氏？到何處去？姓甚名誰？」燕青道：「本貫東京，要到大名贖回被擄的親戚。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是梁山泊上浪子燕青。已受招安，為朝廷征討方臘建立功德的。」老將又問道：「可曉得梁山泊上有個史進麼？」燕青道：「九紋龍史進，是天罡星數，同聚大義，從征方臘，沒於王事了。」老將便喚小校：「去請凌將軍來認一認看。」

不多時，走出一個將官，見了燕青，急叫道：「小乙哥，為何在此？」老將連忙下來，施禮道：「久仰大名！適才冒犯，望乞恕罪。」燕青即便回禮，又與那個將官相見，便是轟天雷凌振，凌振也與楊林作揖，老將問：「這位是誰？」凌振道：「也是結義弟兄，錦豹子楊林。」老將便請燕青上坐。凌振問向來蹤跡，燕青把多年隱逸，前日在駝牟岡朝見道君皇帝，進獻青子黃柑，御賜白紈扇，今日到大名贖回盧二安人的話說了：「方才與老將軍辨難，甚是得罪！」老將道：「足下英才明辨，果不虛傳，又能忠君為友，一發可敬了！老夫便是九紋龍史進的師父，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，為高俅懷先父舊恨，思量報仇，逃到老種經略相公處。屢立戰功，授兵馬指揮使。勤王到京，聖上命梁方平領二萬兵，點我們指揮使十員守禦黃河渡口。不意汪豹獻了隘口，金兵渡河，抵敵不住，盡皆損兵折將。老夫剩得五六百兵，正在進退兩難，權屯在此，相機而動。凌將軍在梁太監中軍管火藥，梁太監敗還，故留在此。」燕青道：「這裡無險阻可守，是四衝之地，金兵大隊不日到此，還該移營。」王進謝道：「承教。」命設宴相待，夜間凌振回帳，各訴心事，次早燕青、楊林別去，王進有依依不忍舍之情。

盧成挑了行李，次晚到了大名府。戴宗先在店中等候，說：「李應差軍漢押送銀子在此，一路上帶了銀子，不好走得緊，說道：『往大名贖家口的。』倒無人敢動。眾頭領致意，事務若完，請到寨中相會。」燕青致謝，當晚店中歇宿。次早，燕青道：「我同院長、楊哥先去城中一探，可拿銀子進去。」叫盧成看行李。戴宗道：「我連日辛苦，在此將息，不進城罷。」燕青、楊林自去不題。

卻說幹離不大兵不到大名，竟回北去，只把助餉的人犯發與大將撻懶收管、證足。有三萬兵守著大名府，太守姓劉，名豫，是個狡猾之徒。見宋運已衰，金朝興旺，率先歸順，鑽刺營謀。金朝見他能幹，就把河北地方屬與他，立為齊帝。看官，你說金朝百戰得的地方，為甚麼把河南與張邦昌為楚帝、河北與劉豫為齊帝？有個緣故：宋朝已歷二百年，深仁厚澤，惠養百姓，人心思漢，未易攝服，康王即位，兩河豪傑，往往有響應的，故把虛名籠絡他兩個，要他捍衛邊疆，使他自相攻擊，到後來可收漁人之利。這是極巧的計策。這張、劉二賊睡在鼓裡，被他愚弄，全然不知。那劉豫就妄自尊大，興造宮殿，建設百官，立皇后、太子，這般做作起來。

內中只有那大刀關勝，原是大名府正兵馬總管，心中不忿，納還官誥，乞歸故里。劉豫駭然道：「孤家應天順人，稱霸一方，尊居河北，正要授你征南大元帥，掃平宋孽，何故乞歸？」關勝道：「末將先人扶立漢鼎，流芳萬古，某雖謙劣，亦不敢污了清白一身，改事二姓。」劉豫便厲色道：「你既懷忠義，何故上梁山落草為寇？」關勝道：「一時誤陷，終受招安，已為建功立業。台相受天朝寵命，出典大郡，自該固守封疆，如顏常山建立義旗，興復唐室。怎遽自稱尊，貽譏後世？孟太后頒詔，康王承統，即位濟州，河南、淮北盡歸麾下，兵勢大振。時張邦昌亦受金命冊為楚帝，宗留守統兵恢復，張邦昌隨即誅了。前車之覆，請自三思。」劉豫大怒道：「這廝大逆不道，反指斥孤家！」喚武士牽出通衢斬首，號令：「如有違阻朝令者，以此為例！」關勝道：「自甘一死，九泉可見太祖列宗之靈，不似你這逆天悖理，碎屍萬段！」武士即將關勝捆綁，押出朝門。

當下劉豫大怒，便有丞相、樞密一同啟稟：「關勝雖是不識天時，出言狂妄，但是河北一員上將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目今用人之際，斬此似為可惜。請主上暫息雷霆，把他監候，待臣等慢慢將好言勸慰，自然畏威感德，以為後用。漢高封雍齒，群臣息沙中之語，至今稱為豁達大度。願主上聽允。」劉豫沉吟道：「既是卿等保奏，暫時監禁。」文武大小官領命而去。

卻說燕青、楊林進城要問到金營，只見市曹內金鼓齊鳴，一簇刀斧手綁一人在法場上。燕青、楊林挨身一看，驚駭道：「此是關勝，正忘了他是大名府正兵馬總管，為何綁在法場？」甲兵圍住，不好問得，暗自叫苦。監斬官揮動紅旗，劊子手要關勝跪下，好用刀，關勝不肯，怒罵道：「我一片忠貞，不料為逆賊所害，死去定為厲鬼殺賊！生為大宋之臣，當南面受刑，怎麼肯向北而跪？」監斬官與劊子手都敬他為忠臣，又為平日情面，不甚催迫，看的人盡皆下淚。俄延間，傳奉官飛馬來到，叫：「刀下留人！奉殿下令旨，發在東司監候。」連忙鬆了綁，甲士擁護去了。

燕青、楊林也跟到東司，已收進去，把門封閉了，又不好進去。問守門的道：「方才法場放轉收進監的是甚麼人？」守門的道：「難道你不認得？這是蒲東解梁關爺爺之後，為河北正兵馬總管，為人忠勇，百姓都感戴的。」又低道：「劉太守歸順金朝，冊封齊帝，那關總管正言規諫，激怒了劉太守，故要斬他。幸有人保奏，監在東司，正是天翻地覆，好人難做！」燕青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慢慢走開，對楊林道：「若是方才壞了，雖要救他，也難措手。今已監候，還須計較救他出來。」楊林道：「除非去山寨裡引兵來，方可救得。」燕青道：「撻懶有三萬大兵在此，攻城不得。且看機會。」取路到金營前，見貼曉示：「助餉人等，限三日納足放回，過期不准取贖。」燕青道：「既有曉示，不必進去問，明日帶銀子來便是。耽延半日，且去吃杯酒著。」

走到一個大酒樓上。那上首座頭，先有一個金營的官、兩個承局打扮的在哪裡飲酒，附耳低言的說了一回，那官在腰袋裡摸出一尺多長一條木夾，上面烙著許多字跡，與那兩個看了，順手插入腰袋裡。一個斟大碗酒，奉與那官只顧吃。燕青、楊林坐在對面座頭，酒保搬上酒饌，燕青、楊林也吃了一會。那承局打扮的，生得鮮目疏眉，身材瘦小，三十左右年紀，把眼瞧著燕青，開口問道：「足下莫非是東京雍丘門外開絨鋪的米小舍麼？」燕青是乖覺人，含糊應道：「便是舍親。足下也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不起。」那人道：「在下是殿帥府前過東牛皮巷內第三家，姓柳，任開封府勾當。有一敝友，為些小事，在齊王府中要救出來，用無數周折，弄得方才這個木夾，請那位爺去提人。」燕青道：「要這木夾何用？」那人道：「金朝的法度，不用文書，凡錢糧、兵馬、要緊人犯，全憑這木夾照驗，即刻發行，再無隱弊。」燕青道：「倒也簡便，不要費紙札繁文。」那官酒喝多了，踉踉蹌蹌立起便走，這兩個人還要留他，也隨下樓。燕青看見這木夾掉在樓板上，連忙撿起，藏在身邊。原來那官插入腰袋落了個空，外面有皮套子，所以不聽見響聲。吃得醉了，就走下樓。燕青捨了木夾，扯楊林急走下樓，到櫃邊取一大塊銀子丟在櫃上道：「明日來算。」抄小路如飛走出了城。楊林不解其意，說道：「要這東西何用？這般慌促！」燕青笑道：「自有用他處，明日便見。」到店內對戴宗道：「劉豫立為齊帝，關勝正在他標下，做正兵馬總管。忠言諫諍，激怒了劉豫，綁出法場處斬。我兩卻好撞見，無計可救，幸有人保奏，監候東司了。」戴宗道：「我們不知便罷了，既然監在東司，去探望一番，也見昔日交情。」燕青道：「探也無益。有個機會，不知做得來做不來？且贖回二安人母子再處。」

次早，叫盧成背了銀子再和楊林到金營。尋見在駝車收銀子的頭目，與他說明，將印票驗過，就補上六百兩銀子，一毫也不少，燕青道：「如今也沒得說了。」頭目道：「你這人倒也能幹。凡餉戶先發印票的，在這裡回贖。若不討得印票，又要營內領一木夾，到齊王府內照驗，才好領回。只這木夾，又要費一二百銀子，還把禮物酬謝掌管的官。有這許多周折，所以這班餉戶，雖父母妻子，只好棄下了。」燕青道：「那木夾只好討助餉的人，別樣事情，還可用得著麼？」頭目道：「金朝全憑這個木夾信驗，隨你錢糧、兵馬、機密軍務，就是在法場上要殺的重犯，見那木夾，立刻便放。」燕青聽了，心中暗喜。當下頭目收清銀子，就領出莫氏、盧氏交還。

二安人見了燕青，悲喜交集，感激不盡。燕青僱兩乘車子，同楊林到店中，央主人家媳婦燒香湯沐浴，買幾件新衣服與母子二人換過。二安人又謝道：「小乙哥，你真是天下第一個好人，我母子性命得以重生。無恩可報，二員外在日，幾番要招你為婚，你百樣推辭。我母子無路可歸，畢竟把這女兒婚配，終身倚靠你了。」小姐見說，滿面嬌羞，低頭走了進去。燕青道：「若是這樣說，我小乙無私也有私了。不要說東人情分，安人遭這般患難，便是路人也慘傷的。有些積蓄盡數拿出來，不勾，又央這兩位長兄那借將來，方得完美，今叫盧成在此伏事，自然安頓安人、小姐，選一東牀孝養便了。」二安人致謝。戴宗、楊林道：「小乙哥，你忒殺古板！二安人自然要知恩報恩，但不是今日講的。成說美事，都在我兩個身上。」二安人又謝了進去。戴宗道：「明早起程，且到山寨。兵戈擾亂，內眷們安頓在哪裡。」燕青道：「自然如此。再消停一日，待救出關勝一同回去。」笑嘻嘻摸出木夾來道：「天假其便！有這東西，可以救得了。」戴宗接來一看，花斑斑烙成許多異樣篆文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物件，要他何用？」燕青說：「酒樓上一個官兒掉下，我拾得了。恐怕來尋，不及會鈔，丟銀子在櫃上，連忙出城。今日營中又討了實信，明日可依計而行。那姓柳的無端告訴我，也是關勝合當有救。只是他們沒有了木夾，不知怎地哩！這也顧他不得。」楊林道：「你真是天巧星，有這許多機變。」大家歡喜安歇。

次日，燕青裝做金營裡官，戴宗、楊林扮承局進城，又打探得劉豫雖然冊立，每有大小事務，俱要稟過撻懶方好行得，設立通事府，彼此承發。燕青同戴宗、楊林到通事府，昂然直入，一口金話，甚是合式。敘了來意，把木夾驗過，通事府官不敢怠慢，立刻啟稟劉豫說：「撻懶元帥聞知關勝驍勇，不肯受職，監候東司，要提到軍前重用。若再違逆，處以極刑。有一員官，兩個承局，將木夾照驗，在此守提。」劉豫不敢不遵，即傳令旨到東司，放出關勝，交付過去。不逾時，關勝到了，燕青又打了話，對關勝說許多言話，關勝全然不懂，口裡要問出來，燕青又喝了一聲，通事官道：「撻懶元帥要請將軍到營中重加任用，特差這位爺來提。」關勝道：「某世代忠良，不事二姓。若貪爵祿，不激怒劉豫了，此去拼得一死！」通事官道：「也要通融，不可任性。」燕青假做發怒，扯了就走。關勝尋思道：「這分明是戴宗、楊林、燕青他三個，俱不願為官，怎麼反順了金朝？可見立志不堅。就是順了金朝也罷，見了我並沒有些情義，又可是他三個來提，這也奇得緊。」只得隨他走去。不進金營，竟出城門。到客店中，戴宗、燕青、楊林撲地便拜，關勝回禮不迭，還未解其意，心內狐疑。正是：從空伸出拿雲手，提起天羅地網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燕青是本傳第一出色人物，前篇表其至性，此回寫其才情。中間夾敘王進、關勝崢嶸卓犖品格，各自不同。所謂欲畫猛虎，四圍草樹岡巒，皆挾勁勢也。）